

●李国文专栏●

弊车驾马

□李国文

晏子上朝，乘弊车，驾驽马。齐景公问他：是不是朝廷发给夫子先生的工薪太低，才乘如此既旧又破的车，才驾如此既老又瘦的马呀？

晏子答道：完全不是这回事，陛下恩赐的薪俸，不但足以养活臣下父、母、子三族众多家人，连诸亲好友也多多少少能照顾得到。因此，“臣得暖衣饱食，弊车驾马，以奉其身，于臣足矣”。用现代语言来说，晏子所用的车，自然是公车了，按他的级别，国之正卿，应该配给他仅次于国君的轿车才对。可他现在所乘坐的车，不但档次低，马力小，样式旧，设备差，而且很没有一国之相的气派。

有趣的是，晏子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合适，不就是个交通工具么，只要不拥堵，不塞车，就很满足了，也就没当回事。然而，齐景公却不以为然，毕竟他心中有数，这个矮个子，历任灵公、庄公一直到他为君时的正卿，可不是等闲之辈，不但自己少不了他，连齐国也少不了他，所以他他要给晏子另配新车。由此看来，虽然齐景公基本上是个昏君，但有时昏，有时还不怎么昏。昏的时候，信任奸佞，厚赋重刑，声色

犬马，奢侈无度。不昏的时候，稍自敛抑，接受谏诤，争霸诸侯，富国强民。中国古时候的悲剧就在于，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，昏君占绝大多数。有的是全昏，有的是半昏，有的是开始不昏后来昏，有的是大部分时间昏，小部分时间不昏。齐景公姜桓白，就属于最后这一类。

所以，齐国能够强盛称霸，能够文治武功，能够抗衡晋国，能够崛起东方，就是他处于清醒时期的作为。史书未载姜桓白何时想起要给晏婴更换座驾，我估计，应该是在他头脑尚属明白的年纪。因为他还能够理智地认识到，齐国由弱而强，由乱而治，由贫而富，由被强邻蔑视到平起平坐，看来，完全得益于贤臣的襄助，尤其晏婴，更是治国安邦的高手，哪能让他弊车驾马，颠簸得浑身骨头都散架呢？

春秋战国时期，交通工具为车，由于齐景公好治宫室，不修道路，齐国首都临淄，大街小巷，坑洼不平。因此，路况普遍不好，驾车出行，是件很劳累的事情。鲁迅先生就考证出孔夫子患了胃下垂病，皆因他长年东

奔西走的结果。

齐景公趁晏子出公、离开国都临淄的那些天里，派他的近臣梁丘据，将轿车乘马送到晏婴家里，好让他出差回来，给他一个惊喜。谁知晏子回来，一看家中院子里停放着一辆轿车，数匹骏马，连忙问他妻子，这种只有帝王才乘坐的大车，怎么在自己家中出现啦？妻子告诉他，这是梁丘据送来的。于是，晏子赶紧连车带马退了回去。

隔了一天，梁丘据又原车原马送了回来，并说：晏夫子，这是陛下亲自特批的条子，您再看看这轿车的规格，鸟枪换炮，可不是您早先弊车驾马的座驾了。齐国上上下下，就只有两辆这样的轿车，夫子你能享受这样的待遇，该是多么荣光。任凭梁丘据死说活说，晏子还是不肯接受，非让这位梁大人把车马拉回去。

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拒绝这样的盛情好意，齐景公有点不开心，认为臣子这么做，也太不给面子了。随后，便把晏子找来。幸好齐景公那时尚未犯昏，虽“不悦”，并没有大发雷霆，只是说，夫子您要是不赏这个脸，那我

也就只好陪着你，从此不坐轿车。

晏子忙说：那就不对了，你坐轿车乘马是对的；我坐我的弊车驾马，也是对的。陛下，是你委派了我为国之正卿——百官之首，我当然要以身作则，率先垂范。我之所以粗茶淡饭，陋屋旧车，朴素俭约，戒奢就俭，就是希望齐国的百姓能够克服侈靡之风，养成勤俭的习惯。否则，“轝车乘马，君乘之上，而臣亦乘之下，民之无义，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，臣无以禁之。”

我的一位朋友，由山区出来参加革命，后来，又回地方工作，开过厂，挖过矿，在家乡算是一个知名人物。一天，来了两辆车，五个人，找他搜集地方志史料。车停在门口，锃明瓦亮，煞是扎眼。据懂车市场行情的人告诉他，这两辆进口车，没有七位数人民币，根本就拿不下来。我这位朋友很感慨，如今的年轻人真是赶上了好时光了。他记得，自己在县里当厂长、矿长最厉害的时候，也不过一辆吉普，半路上还得下车来，推它几步呢。

于是，我想起这则弊车驾马的故事。

唤醒灵魂

□蒋子龙

前不久，参加中国作家汕头采风团，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一些故事。想要讲其中的一个故事，先得提到一个人：纪耀宏。

一个精壮的青年人，曾开过一个家具店。1992年，与隔壁商店的老板发生纠纷，失手致人重伤，被判刑5年零6个月。刑满出狱后，求职无门，便修好家里原有的摩托车，想拉客挣钱。谁知同行散布了他的底细，没人敢坐他的车。无奈，又到建筑工地干苦力，包工头知道他蹲过大牢，也不再要他……

就在他走投无路时，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——时任汕头龙湖区区委书记的张泽华。此人明通豁朗，智虑过人，想通过纪耀宏做个标杆，拯救一批身上“有脏病”又自暴自弃、不能融入社会的年轻人。于是，全力扶助纪耀宏联合另外五位命运相同的朋友，创建了鸿泰搬运队。

区委书记支持刑释者创业，为纪耀宏最初打开局面帮了大忙，却也给了他巨大的压力，几乎是背水一战，没有退路了。刚开始的一两年，搬运队里像藏着定时炸弹，不知何时会在谁的身上爆炸，纪耀宏无时无刻不履薄冰……

如今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年六个人起家的鸿泰搬运队，现有本地员工八百多人，其中近半数是“刑释解救者”，却因服务一贯安全牢靠、专业性强、效率高，竟创出了自己的牌子，业务应接不暇，并建起了自己的三层办公楼。

最令人惊奇的是，每年都要安置刑释人员五十多个，可以说来一个安置一个。当初，张泽华支持纪耀宏的目的实现了。只要进了鸿泰，“重新违法犯罪率为零”。这就是说，有些吸过毒的刑释人员进了鸿泰，确实把毒瘾戒掉了。如果说一年半载或三五年不沾毒，还不能算真正戒毒，那么，二十多年不碰毒品，应该算彻底戒除了。看他们忙忙碌碌，身形康健，谈吐自信，一个个确实证明了自己不再是社会与家庭的累赘，而是能够养家和有益于社会的干将。难怪汕头人把如今的鸿泰搬运公司称为“阳光驿站”。

我一再追问纪耀宏有什么绝招，他却说没有：“我们这里是公司，不是戒毒所，同事也不是警察。虽然有同事曾经沾过毒品，在监狱待过，但谁也别拿毒瘾唬人，大家都戒掉了，为什么你戒不掉？刚从监狱出来的前几个月最敏感，过去这几个月就容易了。要想活着，像个人一样地活着，就必须经历我们经历过的这一段路。如果说窍门，那就是做人，不做鬼，先把活儿招回来。对我们这些人来说，做人的尊严太重要了，太宝贵了，在社会上挺直腰杆的感觉太好了。蹲大牢、吸毒，是把人的魂儿一点点烧没了，进了我们公司，反倒把魂儿又慢慢找回来了……”

纪耀宏是个个人物，他讲的是大道理，是哲学。我想听细节，他却秘而不宣。这或许牵涉到他们的隐私，不便对外泄露。于是，我仔细阅读他们的规章制度，太多、太专业，无法细述，却很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微妙之处。其着重点在改变“监狱人格”，唤醒、维护与张扬人的灵魂，难怪他张口闭口不离“人的魂儿”了。



李国文

■我之所以粗茶淡饭，陋屋旧车，朴素俭约，戒奢就俭，就是希望齐国的百姓能够克服侈靡之风，养成勤俭的习惯。否则，“轝车乘马，君乘之上，而臣亦乘之下，民之无义，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，臣无以禁之。”

孔庙背影

□吴艳艳

山东曲阜，是孔子的故乡，那里风水很兴盛。

孔庙周围的古柏，浓密繁茂。再远，就是平阔的沃野、广阔的蓝天了。冬日阳光，透过细密的枝叶，洒在灰色的地砖上。灰喜鹊低头啄食，步态优雅，只顾自来自去。

孔庙，如一个时间画轴。青石牌坊、帝王碑刻与参天古柏……等一大幅立体图。圆柏纵横成排，虬枝劲舞，倔强耸立。有的枝干包裹不住时间浓汁，形态各异的树瘤突出体外。阳光从树缝挤进来，硕大的树瘤越发醒目，发出耀眼的光泽。孔庙巍峨，却未染半点市俗气，王朝的兴衰、文明的演进，都在画轴深处，延展开来。

如果学问以官墙来比喻，那么，孔子的见识有数仞之高，子贡亦能望其项背、紧紧追随。他们倾心关注着芸芸大众的日常生活，最起码的生存环境，才是儒家更加投入的思想主题。青灰色的石阶，泛起了幽幽的光，为那些向古代文明的叩问，留下了或窄或宽的思想

通道。

苏轼喜欢书画与饮食，始终保持思想的原则与底线。他曾在《宝绘堂记》里提出：“君子可以寓意于物，而不可以留意于物。寓意于物，虽微足以为乐，虽尤物不足以病。留意于物，虽微物足以病，虽尤物不足以乐。”谦谦君子，可把精神寄托在某件东西上，却不应过于留意那些物品。其实，在周游列国期间，孔子和那群虔诚热切的学生，早就养成了这种思考。毕竟儒家的亲民之处，既有仁义礼智信，也有修身、治国、平天下。显然，孔子在文化的道路上非常辛苦，最起码，碰不到太多知音。

那天，孔子与弟子们走散了。子贡急忙询问一位当地人，是否见过一个高大威猛、容貌过人的“夫子”。那人说，在城东见过一个人，除相貌独特外，更像一条晒得发黑的“丧家犬”。孔子，这位即将泽被后世的博学大儒，在世人眼中，不过“累累若丧家之犬”。有趣的是，

孔子居然快活地接受这种评价，说自己就像一只“丧家犬”，足见当时传播学养、谋寻知音的窘境。

西方也有一位被称作“狗”的思想家，那就是晚于孔子一百多年的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。他靠乞讨为生，甚至住在一只木桶里。一天，高傲的亚历山大遇见晒太阳的第欧根尼，说：“我是大帝亚历山大。”第欧根尼则回答：“我是狗儿第欧根尼。”

东西世界，两人稍一对比，东西文化的差异，可窥斑见豹。第欧根尼以近乎行为艺术的疯狂，对抗权力的傲慢，获取身体与心灵自由的阳光；孔子则怀着一颗悲悯之心，以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人世精神，播撒施于民的仁爱光辉。

为天下苍生讲安身立命的智慧，让各国诸侯为苍生建立各类其美、美美与共的社会秩序，堪称孔子的毕生使命。不过，柏拉图的“理想国”与孔子的“大同世界”有着几乎类似的构建与理想。至今，

后人犹能窥探孔子的理想世界。

中国人追求的幸福生活，不过如此：过好眼前的每一年、每一天。曾子描绘过和谐的生活：暮春时节，清风暖暖地吹，河水清澈地淌，换好春衣，一起在沂水洗洗澡，在舞雩台吹吹风，然后，再唱着歌回家。显然，儒家的理想世界，颇具世间情调了。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，颇具原始意味的和谐社会，已经徐徐拉开了帷幕。

可惜，后人总把孔子的思想神圣化，仿佛思想之树，高耸云端。在曲阜的孔府、孔庙，处处可见龙腾龙跃、龙蹑龙盘。殊不知，孔子在世时，的确不会想到，有朝一日，这些神灵会张牙舞爪盘踞在自家门庭。原来，“道不远人”才是孔子的真切思想。人间的烟火气，恰恰牵动着圣人之心。这也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的根基吧。

孔子的幽默可爱，算得上稀缺同侪了。子贡问，假如手握一块美玉，是珍藏起来，还是卖掉呢？孔

独立叩问

直笔春秋

孙资的格局

□马军

226年，曹丕去世。吴蜀两国看到机会，都想乘其内部空虚之际，一举灭掉这个宿敌。东吴孙权发兵攻江夏，左将军诸葛瑾发兵攻襄阳。其后，诸葛亮六出祁山，发起轰轰烈烈的北伐。两国意想不到的，仿佛胜利在握的结果，却变成或损兵折将、大败而归，或劳师糜饷，无功而返，总之，都未达成各自的战略目标。此时的曹魏政权，并非不堪一击，大臣孙资的一句话，即可看出端倪：“不贵将士之力，不争一朝之忿……分命大将据守要隘，镇静疆场，使将士虎睡，百姓无事。”这句话多么从容不迫，又多么胸有成竹，哪有一点惊慌失措的感觉？殊不知，阴险的评语，反倒给出了意外结局。

232年，东吴大将周贺，护送使臣到辽东策反太守公孙渊，此事立即引起曹魏政权的警觉。皇帝曹睿

期望立即发兵，但朝臣们都认为，不如等等看，因为公孙渊一直深受朝廷的信任，同时，辽东又与东吴远隔大海，没有理由舍近求远。还是待形势明朗后，再有的放矢。

莫衷一是之际，孙资一句话为满朝文武廓清迷雾，应当立即发兵辽东，以上将统精兵，速战速决，消灭东吴之军，以巨大威势将公孙渊可能的“背主之心”扼杀在萌芽状态，毕竟，谁也不知道东吴给出的筹码有多大，一旦不幸言中，将使整个东部失去屏障。曹睿依计而行，东吴大败，统帅周贺被斩，辽东太守公孙渊，将东吴使者首级自动送到朝廷。

将军满宠，既有文治，更有武功，大智大勇，屡建殊勋。袁绍称霸河北时，满宠为汝南太守。恰巧，汝南那就是袁绍的故乡，他的门生故吏、亲信宾客拥兵占据多个要塞。满宠为解曹操之忧，招募勇

士，攻拔数城，设计除掉十几个罪大恶极的首领，赦免受到胁迫的兵丁和百姓，汝南即得到平定。

219年，关羽攻樊城，擒于禁，斩庞德，众军慌乱，纷纷主张弃城逃走。可协助曹仁守城的满宠，却斩钉截铁地表示：“如今若逃跑，洪河以南的地方就不是我们国家所拥有了。”为了稳定军心，满宠把自己的白马淹死，与士兵共同盟誓，以必死之心迎战，众人重新振作，不久，关羽竟然败走了。

徐邈，上马能治军，下马能治民，堪称“全天候”官员，每至一处，皆政绩卓著，后被委以重任，出任凉州刺史。他兴修水利、广开水田，募贫民租之，致家家丰足，仓库盈溢。收缴民间私藏武器，讲仁义，建学校，移风易俗，扬善惩恶，社会风尚大为改观。治理境内

各族一视同仁，刚柔相济，使得万民安居乐业，心悦诚服。同时，徐邈律己甚严，凡是朝廷赏赐给他的东西，他都分给将士，自己的妻子儿女却常常衣食不足。

就是这样两位杰出官员，由于远离朝廷，交通不便，经常遭到他人的构陷。其实，千百年来，类似这样的故事已然不胜枚举，这也算历史的尴尬、无奈与悲哀。宋代岳飞，精忠报国，是抗金的杰出将领，也是南宋朝廷振衰起弊的希望。明代袁崇焕也是如此，有他在，病入膏肓的大明朝尚苟延残喘。可惜，数不尽的国之栋梁，不是壮烈在抵御外侮的战场上，而是黯然折戟于谗言的冷箭下。

曹睿耳边，常有人聒噪，比如，征东将军满宠如何桀骜不驯，独断专行；凉州刺史徐邈收买诸侯之心，俨然独立王国。总之，二人

居心叵测，有不臣之志。每到此时，孙资总是挺身而出，以身家性命做担保，尽迷途、徐二人如何忠诚，如何敬业，如何谨慎，多年来，为朝廷与百姓披肝沥胆，鞠躬尽瘁，立下汗马功劳，才打消皇帝对此二人的疑忌。满宠、徐邈两位贤臣，最终得以保全。

一言可兴邦，一言可丧邦。孙资深知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内部的团结与统一，政权的健康和稳定，属于朝廷的最高利益，而无原则地倾轧与内耗，恰是它的死敌，哪怕固若金汤的堡垒，也会在它的面前轰然崩塌。因此，即便当事人不断受到各种计策的伤害，依然能够坚守正道，淡然处之。不仅不予计较，反而以德报怨，同心同德，共襄于国。正因为此，足智多谋又格局远大的孙资，才能得到司徒王允的赏识，博取曹操等四代君主的信任与倚重。

一个人的西塘

□王南海

西塘，位于浙江嘉兴。小桥流水人家，幽雅中透着一丝江南的灵动。冬日，独自走入这座江南小镇。

最爱清晨的西塘，鲜有游客。酒吧也安安静静，古镇似乎还在甜美的睡梦里。慢慢地走，感受这份水墨西塘。此时，眼中的西塘，如一幅卷轴的水墨画徐徐展开，没有阳光，一切都在氤氲中。房屋，长廊，灯笼，都倒影在一池碧水中。雨滴斜斜的，又是缓缓的，滴落在西塘的水中，泛起小小的涟漪。坐在美人榻上看西塘，西塘的桥、水、船，也似一直都在乐呵呵地望着我。初春，叶子没有落，还有几株花儿开，艳阳总是格外青睐江南。

西塘人，不必担心淋漓之苦。长廊伴着你的脚步而行，蜿蜒向

前。移步换景中，那些桥、亭、花，都一一从眼前掠过。绕过一个个小小的园林，穿过有一线天的石皮弄，也看着船上的老者，悠然自得地划船。这里有很多位置绝佳的客栈，真想寻个角落，那里有几朵花，一杯茶，可以与细雨中的西塘相对，慢慢地聊聊西塘，说说梦想。

走到石皮弄时，小雨渐歇。这条可爱的小弄只有五六十米长，由216块厚度仅三厘米的石板铺就，是王家尊福堂与种福堂之间的过道。据考证，弄内的石板路下是一条使全弄雨天不积水的下水道，薄如皮的石板作为下水道的表皮，故而得名。它最窄处不足一米，如果两个壮汉在弄内交会，则需要擦墙贴肚，上面是一条狭长的天

空，故有“一线天”的说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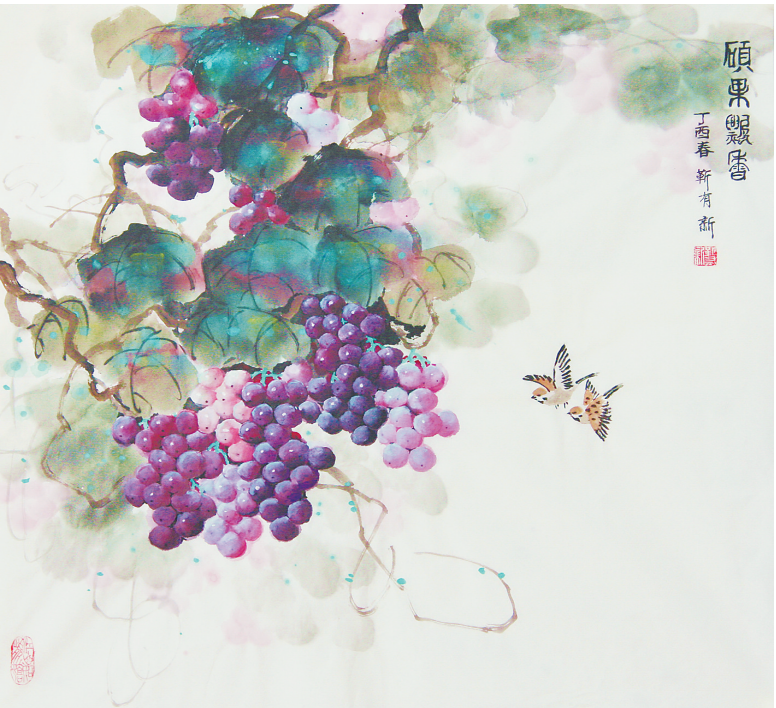
一直朝前走，在水波开阔处，天然形成了一湾白墙黛瓦的屋子，清亮亮的水，绿莹莹的草，墨绿色的树，都在一池水中倒映着，格外美丽。西塘，生活着的古镇，如此活色生香，又安然若素。

西塘，很有些小清新和文艺范儿。“我在西塘等你”的牌子随处可见。各种装饰精美的酒吧、小餐馆林立。各种标新立异的小门店林林总总。人们总是在渴求着幸福和美好的爱恋，希望每一天都充满了新意和浓情。细雨中，体味水乡的“慢生活”，是最好不过的事情。

西塘的美在雨季，也在每一个清晨和傍晚。最美不过是彩霞满

天，月光初放的那一瞬间。我与西塘对望。那些小桥、巷子都笼罩在一片夜色中。这种美尽管短暂，却美得让人心动。总感觉，情感莫不是如此，为了那一刻的感动，宁可选择默默坚守。很喜欢西塘的红灯笼，将水乡映衬得格外充满柔情。灯火倒映在水中，随着小船的桨轻轻地晃动，有点桨声灯影秦淮河的味道。

细雨迷蒙，低吟道：“白墙灰瓦雨如烟，古意石桥月半弯。碧柳丝丝垂旧事，为谁摇落为谁眠？”此时，恰巧收到朋友发来的信息：“西塘美吗？”忙答：“西塘很美，如果你在就好了。”一个人徜徉在西塘，感受烟雨江南，感受那份一个人人与西塘的约会。



硕果飘香(国画) 靳有新作